



劇曲 編作 零紫 胡陳

歌劇

復仇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歌 劇

復

仇

胡 零 編 劇
陳 紫 作 曲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復

仇

編劇者

胡

零

作曲者

陳

紫

出版者
發行

東北新華書店

東北新華書店印廠

總店： 遼 陽 市 站 前 路

分店：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

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瑯口 內蒙

1949.8.初版 瀋.5,000

復 仇 (歌劇)

胡 零 編劇

陳 紫 作曲

時間：從秋天到冬天。

地點：在東北戰場上。

人物：

李廣才：貧農，五十多歲。

李 母：廣才妻，四十九歲。

李殿榮：廣才長子，二十八歲。

李殿華：廣才次子，二十四歲。

小玲子：廣才女，十二歲。

劉 母：寅虎媽，五十多歲。

寅虎子：農民，二十一歲。

老孫頭：僱農，六十八歲。

李大娘：農婦，五十多歲。

梁士修：人民區長，三十多歲。

葛德山：惡霸地主，四十多歲。

魏禿子：偽村長，三十多歲。

劉 二：雜役，四十多歲。

鄭永興：解放軍班長，二十多歲。

張玉亮：解放軍戰士，二十多歲。

指導員

通訊員

團長

護士：甲、乙

解放軍戰士

敵軍士兵

農民群眾

婦女群眾

第一幕

時間：秋天。

地點：解放區邊緣地帶的一個農村裏。

人物：李廣才

李 母

李殿榮

李殿華

小玲子

梁區長

寅虎子

劉 母

老孫頭

張玉亮

鄭班長

戰士一

魏禿子

農民群眾

第一場

景：在村前大路的道口旁邊，伸出來一角瓜地，傍着地邊上的一棵小柳樹跟前，用席子和樹枝搭起了一架看守瓜地的涼棚，上面堆着一些破舊的鋪蓋，棚沿上掛着一條白天用做吸烟晚上拿它燻蚊子用的蒿子繩，青煙繚繞，隨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軍和民，是一家，爲啥不吃我的瓜？

玉亮：（唱第三曲）

謝謝你，老人家，這麼客氣幹什麼！（想把瓜仍然送回筐裏）

殿榮：（上前攔住）哎，（唱第三曲）

張同志，快收下，吃上兩個算了啥！

玉亮：（唱前曲）

你家的，這點瓜，吃穿全都指望它。

李父：（唱前曲）

你真是，說笑話，我指它還能發了家？（誠懇地）吃吧！
這麼兩瓜蛋子算個啥呀？

玉亮：（唱前曲）

別說是，兩個瓜，一針一線也不能拿。（堅決地）這是我們的紀律，都要堅決遵守，誰也不許違犯。

李父：噢，一針一線不許拿，那是說人家不願叫你拿，你就別動，俺這是出心給，你就麻溜兒收下，要不仗着你們住在這疙疸，讓那夥子中央胡子一闖喪過來呀，哼！

李父
殿榮：（同唱前曲）

又是打，又是罵，他們連吃帶糟蹋，
不論小，不論大，連塊瓜皮也剩不下。

玉亮：不，你們還是留着寶吧。（堅持要送回筐裏）

殿榮：（阻擋着）看你這人！

李父：（不高興）好，你要是看不起我老頭子，給就給我往筐裏一扔，扭頭就走，我不攔你。

玉亮：（遲疑了一下）好，那我要一個吧！

李父：（笑着）咳，一個也是攢着，兩個也是抱着，你就別麻煩啦，拿去吃吧！

殿榮：吃吧，同志！（蹲在一邊把瓜搗在擔筐裏去）

玉亮：老大爺！這瓜在街上賣多少錢一個呀？

李父：（猜透）怎麼着，你想出錢哪？怕你買不起呀！

殿榮：哼！這東西有價，人心可沒價！

玉亮：（掩飾）我是隨便問問。

李父：你就別打聽行市啦！你要想出錢就給（伸出兩個手指來）
這個數吧。

玉亮：二百？

李父：二百？！沒這麼便宜的貨。

玉亮：噢！兩千呀。（從衣兜裏掏出錢來）

殿榮：兩千？兩萬也不賣給你呀！

李父：別人用不了，你可不行。

玉亮：（摸不着頭腦）那……

李父：你別怕！說不上你，什麼時候到火線上，你多抓他兩個中央胡子就算清了這筆賬，你看這價碼一算大吧？哈哈……

玉亮：（也笑起來）對，老大爺！我一定給你抓兩個俘虜來。

李父：（拍拍玉亮肩頭）那好！許下愿可要還愿，我可給你記到賬上啦！

玉亮：對，記上吧！

殿榮：你可留神過年過節的我爹帶着錢搭攤找你要賬去。（三人一齊笑起來）

李父：（對殿榮）再拿倆瓜送給那位同志去！

玉亮：不用啦！把我這給他一個。（跑過去分一個瓜給戰士老王）給，老王！

戰一：你吃吧！

玉亮：（塞到老王手裏）給你吧！（老王接過來裝在衣袋裏）

李父：同志！這有的是，咱已個種的不稀罕。（從兒子手裏接過瓜來送過去。）

玉亮：（返身攔住）行啦，老大爺！我們的紀律在哨上不許吃東西。

李父：那先留着，等會替換下來再吃！

玉亮：（一邊用手巾擦着瓜）老大爺！你是當地人？還是外來戶呀？

李父：老家是山東的。

玉亮：那你們怎麼上這兒落了戶啦？

李父：（嘆了口氣）唉！（唱第四曲）

孩子沒有娘，
提起來話兒長，
老家本是萊州府，
千山萬水來逃荒，
跑到這裏落了戶，
給那馬家把活抗，
種的呀人家地，
住的是人家房，
人家吃麵咱喝湯，
人家吃飯咱吃糠，
整年溜犂地裏忙，
淨種莊稼不見糧。

玉亮：眼時下日子怎麼樣？

李父：（唱前曲）

自從翻身後，
又分地，又分房，
劈下西頭四垧地，
分了南北兩舖炕，
不愁這來不愁那，
祇怕馬家那活閻王！

玉亮：活閻王是誰？

李父：就是這屯的地主馬絕戶你不知道？

殿榮：你們營部和咱農民會住的那大院套都是他家的。

玉亮：他人上那兒去啦？

李父：（唱前曲）前年鬧清算，

殿榮：（接唱）偷跑不見面，

李父：（接唱）聽說投了刮民黨，

殿榮：（接唱）遭殃軍裏當副官，

李父：（合唱）那天他要過來了，

殿榮：

窮人可就遭難了！

玉亮：他家還有什麼人？

李父：沒啦，大婆兒叫他給害死了。

殿榮：小點子在前年跟人家跑了，沒兒沒女，要不人們背後都管他叫馬絕戶呢。

李父：你懂的啥？那是因為他心黑手辣，淨辦些損陰喪德斷子絕孫的事兒，才叫起來的。

玉亮：放心！老大爺！早晚會有一天給你們把他抓來。

李父：就盼這一天啦，大前兒個我到隊伍上去看我那二小子，他也這麼說呢。

玉亮：老大爺！他參加的那一部份？

李父：你不知道？就是你們這二團，在頭屯住，離這兒不遠遛。

玉亮：他也在一營嗎？

李父：一營啊。

玉亮：幾連？

李父：二連。

玉亮：他叫什麼？

李父：叫李殿華，你認得嗎？

玉亮：（好像熟悉）李——殿——華，

李父：跟你高低彷彿，黑黑地，大眼睛，雙眼皮……

玉亮：（記起）噢！認得認得，我們在一塊兒打過靶。

殿榮：他打的怎麼樣？

玉亮：（笑了）第一槍瞄高啦，第二槍偏右，第三槍中靶不中環，三槍吃了三雞蛋。

李父：咋的？

殿榮：（埋怨）看，我說，我參加吧，你老非讓他去不可，連槍都打不準，這多『可塵』！

李父：（有些氣憤）唉！真不爭氣！

玉亮：（自知失口）這不算啥，老大爺！他這是頭一回沒經驗，以後多練瞄準就好啦。（把瓜瓣開摔掉子兒吃起來。）

李父：讓他算把我的人都給丟啦！（提起筐子）（遠處小玲子唱着歌子走來）

殿榮：爹！你看又起雲彩呢，怕要鬧天啦！

李父：（抬起頭來）不礙事，早看東南，晚看西北，以後不會有大雨下啦！

殿榮：你歇歇，我去摘吧，爹！

李父：不用，你站哨吧！（小玲子擔飯上）

玲子：（把挑的擔子放下來）爸爸！你吃飯吧！

李父：我不是告訴說我就回去吃，不讓送來了嗎？

玲子：媽叫送來的麼！

李父：（對殿榮）你要餓先吃吧！（問玲子）你媽的病好點沒有？

玲子：好多啦，才剛坐起來喝了半碗稀粥呢！

（父女倆走向瓜地摘起瓜來）

殿榮：（盛了一碗飯）吃點兒吧，同志！

玉亮：請吧！不客氣。（殿榮坐在瓜棚邊正吃着飯老孫頭上）

老孫：把你家那鐵鍬借給我再使喚一下！

殿榮：在那兒擱着呢，你己個取吧！（老孫頭取過鐵鍬，回身掏出烟袋來裝了一鍋烟，湊到火繩前吸着火）（班長鄭永興全付武裝揹着一個揹包，手裏提着兩個背包上）

班長：老張！老王！把哨撤了，快回去到村北頭集合！

玉亮
戰一：（同時）集合幹什麼？

班長：準備出發，快點吧！這是你倆的揹包！

（張玉亮和戰士老王接過揹包背在身上）

殿榮：（詫異地）同志！你們要開着走嗎？

班長：是啊，上邊來了命令讓轉移。

玉亮：（從兜裏掏兩千本幣）老鄉！這是兩千塊錢，還給你那瓜錢啊！

殿榮：噢！張同志！俺可不要錢哪！

玉亮：不，不，這是咱們解放軍的群眾紀律，你收起來吧！

殿榮：不，你快帶起來！那能要錢呢！

班長：你給他擱在瓜舖上吧！

玉亮：給你擱在這兒啦！（和戰士老王隨班長急下）

殿榮：（拿起錢來追之不及）張同志！

老孫：（感慨地）哎，真是好隊伍，個頂個都這麼守規矩！

（李父和小玲子聽見吵吵跑過來）

李父：啥事兒呀？

老孫：咱屯住的隊伍要開着走啦！

李父：爲啥走呀？

老孫：這咱怎麼能摸底兒？

殿榮：看，張同志拿的兩瓜還給咱留下兩千塊錢。

李父：（生氣地）誰讓你留人家的錢哪？你淨認的錢！

殿榮：我不要，他擱下就走啦，我有啥辦法？

李父：（向遠處望望把錢拿過來交給玲子）玲子！快攬上去還給張同志去！

玲子：嗯哪。（拿錢跑下）

（寅虎子媽急急走上）

劉母：你們都在這兒啦，（向李父）二哥！你見到寅虎子沒有？

老孫

本父：（以為出了什麼事情）咋的啦？！

殿榮

劉母：唉！（唱第五曲）

咱屯住的解放軍，

就要離開咱們村，

怕他偷偷跟了走，

我在家裏不放心。

殿榮：沒有，派他到前邊出探去了。

劉母：啥時候走的呀？

殿榮：一清早，

劉母：（唱前曲）

一清早他就出了門。

爲啥還不見轉回屯，

要是萬一出個岔，

叫我倚靠什麼人？

李父：你不用擔記！他出不了岔。

劉母：不出岔就好，我整天到晚替他糾糾着個心哪！等他回來，快讓他家去啊！（下）

（四外地裏幹活的農民群眾聚攏過來，魏禿子也混在人群裏上）

群眾：（圍攏地紛紛探詢）

是咱屯住的隊伍要開着走嗎？

住的好好的爲啥走呢？

隊伍全都走嗎？

好容易熟慣了咋走呢？

他們一走，遭殃軍要過來了咱們可咋整？！

（梁區長上）

群眾：（圍過來）梁區長來了，梁區長來了。

李父：是咱們屯住的隊伍要開着走嗎？

區長：是啊，（唱第六曲）

咱們人民解放軍，
和窮人永遠一條心，
今天主動來撤退，
暫時離開咱們屯。

群眾：爲啥開着走呢？

區長：（唱前曲）

機動靈活好作戰，
集中力量打敵人，
祇有把敵人全消滅，
窮人才能翻好身。

群眾：這回走了，多會兒才能回來呀？

區長：（唱前曲）

這回隊伍往北開，
不會離開這一帶，
等到多會兒大反攻，
咱們一定打過來。

群眾：那敢情好啦！

殷榮：（發現魏禿子趕過去）去，去，去！你在這兒聽啥？

禿子：聽聽怕啥？

殷榮：不許你聽！等遭殃軍來了你好放風走話打溜騾去呀！

秃子：那那能呢？

群眾：不讓你聽，你就別聽，快到那邊地裏幹活去！

秃子：哎，哎，（尷尬地下）

內聲：殿榮！（寅虎子擔一網青草喘吁吁跑上）

寅虎：正好，區長也在這兒啦，快告訴咱們隊上，他媽的遭殃軍要過來啦！（把青草放在地上）

群眾：（一驚）咋的？！

寅虎：（唱第七曲）

到前邊去探訪，
祇見人馬亂慌慌，
滿街抓快要車輛，
聽說到這兒來打仗。

區長：有多少敵人？

寅虎：（唱前曲）

這一夥兒那一幫，
實數我可說不上，
頭上戴的牛屎帽，
身上穿的美國裝，
腳上穿着美國鞋，
手裏拿着美國槍，
橫眉立眼繞處闖，
沒有一個像人樣。

李父：你還看到些啥？

寅虎：（唱前曲）

馬絕戶那個活閻王，
手裏提着大馬棒，
這回他要跟過來，
咱們窮人可够嗆！